



00226

忠正德文集卷八

宋趙

紹興六年丙辰歲黃穴山波士



八月某日下詔巡幸沿江先是諸路探報金與賊合謀

今秋復有南侵之意且已調發大兵屯駐淮上上欲前

期預動免緩急倉卒之患議以秦檜孟庾充畱守尋除

檜萬壽觀使充畱守庾提舉醴泉觀同畱守以知臨安

府梁汝嘉充巡幸隨軍都轉運使百司並畱臨安常程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一

行遣聽畱司與決所不可決者申行在所先差兵部尚

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工部侍

郎趙霈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弁權戶部侍郎王俛起居

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左司

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郎徐林檢詳王迪太常少卿林

季仲吏部員外郎黃次山鄭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比

部員外郎薛徽言太常博士黃積厚扈從祠部郎官熊

彥詩司勳郎官王良存秘書省正字朱敦儒以督府屬

官從行而解潛以馬軍司兼權殿前司公事劉錡權提

舉宿衛親兵同總護衛之職行營中護右軍統制巨師古以所部充前軍趙密充中軍馬軍司兵馬

原本闕各

充後

軍以侍御史周秘御舟前彈壓監察御史趙煥御舟後彈壓

九月初一日車駕發臨安是日先詣上天竺燒香爲二

聖祈福執政從官扈從建國乘馬行於輦後回幸下天

竺進膳宰執賜素食駕至靈隱北山雲起雷震微雨作

少頃卽止薄晚還城登舟泊城外北郭稅亭下追暮雷

電大作是日駕過中竺有卒執黃旗道左卽岳侯卻敵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二

虢州寄治盧氏縣捷奏也至上竺黃旗進入岳遣將王

貴郝政董先引兵破之獲糧十五萬斛初二日發北

郭亭晚泊臨平鎮奏事舟中方論奏岳飛之捷上顧謂

右揆浚曰岳捷固可喜但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

守之計然兵家不慮勝唯慮敗耳萬一小有蹉跌不知

後段如何復顧某曰卿等更熟慮某等奉命而退是日

微雨終日夜大風雨止北風舟行稍緩初三日發臨

平晚過長安閘德遠仲古見訪小飲闕王存吳進人馬

存進沂中將部兵二千還臨安聽雷司使喚進勇於戰

常對御騎射上稱善曰一好漢進聞知刺好漢吳進四  
字作褶心每閱兵卽披之示衆夜泊崇德縣令趙渙之  
對舟中止巡幸所過必延見守令省風俗問民疾苦也  
初四日發崇德晚泊阜林風稍止兩浙漕臣張澄劄  
子以御舟比舊稍高所過橋梁多礙時暫拆去利害甚  
小准平江府水門亦當少拆駐蹕城圍所係恐不應輕  
毀其劄子進入得旨水門外進輦入城更不拆門初  
五日發阜林店晚泊秀州奏事河亭因及岳飛兩捷俘  
獲之物上曰兵家不無緣飾此不足道卿等因通書飛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三

幕屬叩問仔細非爲核實有吝賞典但欲知事宜形勢  
措畫之方耳浚奏曰飛之措置甚大今旣至伊洛間如  
河陽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青之來常有往  
來之人其意甚堅確青懷衛間人嘗聚衆依太行數出  
擾磁相間金人頗患之今年春併兵力攻青以精騎數  
百突出渡河由襄漢來歸岳侯兩河人呼爲梁小哥某  
奏曰河東山寨如韋詮忠輩今雖屈力就招然未嘗下  
山隊伍器甲如舊據險自保耕種自如唯不出兵耳金  
人亦無如之何但羈縻之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曹必

爲我用上曰斯民不忘祖宗恩德如此吾料之非金人所能有某等同奏曰願陛下進德修業孜孜經營此念常如今日臣等願竭駑鈍裨佐萬一進呈周秘奏狀以解潛劉錡各引無旗號舟船入禁圍且妄申朝廷去御舟五十里遠得旨潛錡各罰銅八斤德遠仲古過舟中小飲得洙輩書報初四日已發舟出門將往德清也

初六日發秀州天色晴和晚泊平望進呈漕司按崇德合趙渙之罪狀先是言者論其排辦奉迎車駕事多騷擾下有司體訪雖不如言者之甚亦不爲無罪得旨先

忠正德文集

卷八

四

降一官令漕司取勘上曰渙之昨日奏對問以民間疾苦曰無問以戶口登耗租賦多寡亦不能對方今多事民間豈無疾苦可言而渙之乃云朝廷仁政寬恤民頗安業此詔諛之言也爲令若此將安用之夜得洙輩書

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飛捷奏至遣偏將收復商州且乞催已差知商州邵隆速來之任隆解之安邑人敵犯河解隆與其兄糾率鄉民屢與敵戰兄爲敵獲大罵而死隆收殘衆轉戰入蜀隸吳玠麾下數立功且遣人赴闕陳奏商州要害之地不可不力取得商則可以經

營關中尋命知商州俛與金守郭浩經營收復今則岳飛先得之矣浩成之子成關西之名將也頃歲夏人犯平夏城涇原帥章棗命成守之被圍半月餘攻之甚力卒不能破初急報至哲廟頗以爲憂而棗每奏平夏決保無虞乞少寬聖慮敵退棗遂召還哲宗問以城守方略棗曰初無他術但如郭成輩皆一路精選俛守一城知其可保也棗浙人起諸生及作帥頗有可稱种師道師中皆出其幕府又嘗薦師道於哲宗云師道拙訥如不能言及與之從容論議動中機會他日必爲朝廷名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五

將帥靖康初師道入樞府淵聖嘗問曰在小官時頗有見知者否師道以棗薦章進入淵聖歎棗知人以其二孫茂蓋並爲寺監丞晚泊吳江縣張俊遣其屬史愿韓世忠遣其屬張偁來稟議愿言俊營盱眙寨工料甚大今始及半月役戰士二萬俊時親賁土以率將士且乞應副樓櫓并發江東西壯城兵以助役也 初八日發吳江午至平江府換小舟入門從梁汝嘉所請也泊姑蘇館進輦入行宮駐蹕以府治爲行宮以提刑司爲三省密院以簽判廳爲左相府第以提舉茶司爲右相府

第以檢法廳爲簽書府第晚得湖北提刑趙伯牛破雷德通寨捷報德通德進之弟德進據險久爲湖北之患自楊么之敗其勢稍弱遂爲部將所殺以其衆歸德通猶自保一寨不肯就招至是始破知鼎州張覺與伯牛同謀也初九日後殿奏事上曰數日泊舟之後卿等或不奏事卽與諸將理會軍器想不如法但爲美觀全不適用可進甲葉數百副當爲指教穿聯并其旗號等悉爲整頓別作一隊卿等試觀或可用卽以此行之諸軍也及言韓世忠入覲犒設激賞之物宜依例備之恐

忠正德文集

卷八

六

不久畱某進曰世忠來日恐到當便入對世忠必有所請如錢糧軍馬之類陛下但諭令與臣等商量惟是措置防托恐世忠向臣等不欲盡言如陛下曲折詢訪必自有說臣竊謂世忠旣城楚與高郵地利甚便今張俊又屯盱眙控制天長揚州一帶敵決不敢犯則世忠一軍包裹在內最爲安穩但自濠以西並劉光世地分光世孤軍萬一重兵侵犯韓張兩人能爲出師牽制否不然徒爲自守之計朝廷何賴上以爲然是日諸處探報皆云劉麟自往河北乞兵回比又遣官再往矣 初十

日詣天寧寺開啓行香得收復順州捷奏順州昔之伊陽縣也縣有弓手翟興勇於捕寇弟進尤爲驍銳邑人號爲小翟以獲寇補官後任熙河將會熙帥劉法出兵總安城深入敵境爲人所誤置寨不得地敵自四山下逼日且暮舉軍潰亂失法所在諸將逃死不暇而進獨策馬大呼衝犯敵圍來往再三求法不獲時法已墮崖死矣進由是知名靖康初金人侵伊洛進時爲京西將河南尹王襄遠遁進以洛兵保伊陽自固洛之士民避難者多依之進死兄興代之兄弟相繼累歲一方寇盜

爲之屏息固護陵寢爲有功焉劉豫僭逆數遣兵攻之興介處一隅與朝廷隔絕寡援糧乏退保太和鎮興死其子琮代之數遣人間道告於朝廷求兵糧爲助而地遠不能及也琮勢益弱遂以餘衆歸襄陽依李橫由是伊陽太和一帶險要盡棄之賊境矣岳飛至襄陽遣將王貴直擣盧氏據之乃分兵西取商州東由欒川縣西碧潭太和鎮以取伊陽也伊陽去洛才百餘里是日韓世忠入門晚赴內殿入見 十一日進呈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以車駕時巡乞扈從降詔不允奏事已上曰



世忠之來當有錫賚上起離御座引宰執就觀所賜之物凡十合如繡珍珠蹙領繡戰袍馬價珠頭巾銀玉腰條回紋刀皆奇物并紵絲袴蒲衣著數十匹金酒器四百餘兩名馬鞍韉等某等進曰陛下待遇諸將如此之厚聖意豈徒然哉上曰禁中所有物別無用處止備激賞將士耳晚世忠到堂謝賜物微有酒色云上以所賜金器酌之十餘盃不敢辭也并其隨行背鬼使臣等皆被酒上各賜束帶并十兩金盃一隻因賜之酒而世忠之姪秉義郎彥仰面授闔門祗候以其新自鄜延遠歸

忠正德文集

卷八

八

也世忠敘謝再三徐曰世忠寒賤人也合受凍餓今乃蒙被厚恩如此自顧此身未知死所也 十二日後殿常朝自上卽位以來止御後殿更不行前殿之禮以二聖未還意有所避也畱身奏世忠之來計當奏陳邊事方畧上曰世忠無他語但云欲與宰執議定乞與宰執同對卿與更仔細詰問如何也某曰世忠之意不與張俊築城便欲合向前勾引金人近前我得地利合軍一擊便見得失今日得城明日得縣無益也竊恐勞役之久別有事生耳臣之愚見若初議遣俊等渡江徑之淮

北或攻宿或取徐得則進否則退歸出入不常使人罔測是亦一策不如止屯淮上初云築山寨亦復不知修城工役如此之大臣深恐城未及就敵已有動息欲守則無地可歸欲戰則不保必勝臣已嘗與張浚等商量若只築一小堡可屯萬人選精銳守之劫寨腰截斷糧道等皆可爲之大軍依舊坐據長江之險敵旣不能遽渡則不無回顧之慮如此似爲穩當上以爲然乃曰浚意如何某曰浚初有商量之意徐徐議論但以岳飛牽制於後敵若抽兵稍迴山東空缺則世忠必再爲淮徐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九

之舉敵且自救不暇安能窺吾淮甸使浚築一堅城池屯軍淮上臨宿亳敵且疲於奔命此恢復之端也浚此策甚善但臣之所慮今冬防托數月之事俟來春更築一堡不失爲此計耳自古用兵變化不同初無定論然先議守而後論戰乃保萬全也上然之是晚同右揆西樞謁韓世忠就其後圃置酒七行世忠之圃卽章子厚園池昔蘇子美之滄浪亭也子厚在相位日營葺所費不貲罷相卽遷謫未嘗安享洎放還寄居巖之烏龍山寺子弟輩悉遣歸鄉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一人在側羣

妾方分爭金帛停尸數日無人顧藉鼠食其一指衢僧  
法空親見之坐閒右揆屢叩世忠進取方畧世忠終不  
盡言但云與相公屢言之而其意不過欲令張俊先爲  
一著渠欲乘隙而動卽易爲功也但恐俊等揣知其意  
不肯合謀耳金字遞備坐探報檄岳飛明遠斥堠擇利  
進退以世忠言近探者自河北回言龍虎軍由李固渡  
過河凡渡四晝夜精兵三萬餘人內分騎兵一萬之京  
西以應岳飛也 十三日進呈已降指揮依四年例燕  
檄諸軍將佐檢正張宗元上殿遣詣建康太平撫勞劉  
忠正德文集 卷八 十

光世張俊兩軍老小仍將在寨人點檢整頓結成隊伍  
晚得岳飛收復西京長水縣捷報仍云已收兵復回鄂  
州以糧不繼也 十四日進呈右司諫王縉奏狀乞罷  
平江府營造恐妨農時也從之批旨韓世忠旦晚朝辭  
可特賜御筵差入內內侍省都知黃冕押伴令平江府  
排辦議十七日就韓後圃山堂隨行屬官總制提舉官  
預坐使臣等別坐酒五行西樞云种夷叔靖康初被旨  
巡河朝辭日賜宴所居蔡氏之第吏部侍郎王時雍押  
伴屬官預坐右相云諸處探報淮陽軍等處往往抽迴

人馬歸京師以備岳兵韓侯亦云韓晚到堂因話及京  
城被圍之事當時南壁正金人所攻之處而以盧襄李  
擢當之韓亦慨然歎息也卷八十五日望拜二聖已奏事  
進呈信州奏以車駕巡幸進銀萬兩上曰此物得之何  
處儻府庫有餘自當獻之朝廷或取於民則不可也更  
當詢問果取於民便當退還某等奏曰陛下恤民如此  
朝廷約束甚嚴方州必不敢爾韓世忠辭免賜御筵有  
旨不允降詔卷八十六日批旨諸軍押燕官楊沂中張俊  
軍差淮南提點張成憲韓世忠軍差揚州守臣李易劉  
忠正德文集

卷八

十一

光世軍差江東漕臣向子譚先是降旨宴犒諸軍並依  
紹興四年例晚中使賜除濕丸數十斤付密院以備給  
賜士卒先是趙密巨師古兩軍自杭護衛至此多病重  
腿之疾一日宰執奏知上出禁中方命御藥院修合且  
遣中使押御醫親至軍營人人看候分給之服之皆效  
此其餘者也又以其方賜某云卷八十七日進呈岳飛乞  
終制某等先議定奏稟以飛累有陳請亦屢降指揮而  
其請不已欲上親筆批回劄子上曰惟宰執有此禮他  
人不可卿等可作書但云得旨封回可也退而右撥以

書封去是日劉光世奏敵添兵戍陳蔡閒而劉豫亦於潁昌積穀甚富恐有侵犯之意密院刻擇官申中和言太白已過左執法以陰晦不見先是占星者言九月初三夜太白由黃道微高入太微垣犯右執法

紹興七年丁巳歲

九月自紹興被召是月十六日入建康對於便殿敘志已上曰卿人望所歸豈應久外某辭以今日規模與臣所見不同上曰將來別作措置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三

射十八日畱身奏事上問防秋大計某曰淮西雖空缺當以壯根本爲先務又問去畱如何某曰其來太遽既已失之其去不可復爾也臣前日奏陳固已悉之今國威少挫兵勢亦弱若遽自退縮卽益弱矣卻須勉自振勵爲不可動搖之勢尚少堅士心不至委靡上深以爲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惶恐失措反爲安慰之某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不爲用我之所

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爲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沃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自入見每畱身奏事上必盛怒言德遠之過余每隨事開解點國政出公罪言籍文奏曰前月十月初余因奏曰自淮西之變軍民不見朝廷有所措置欲降一手詔慰安之上曰朕思之久矣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以朕任用之非其人也俟行遣張浚了降詔余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余又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子不相保上忠正德文集

卷八

三

日勤王固已賞之爲宰相矣功自過自過不相掩也論初七日夜內降周秘石公揆李誼彈章後批張浚謫授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例凡御書批出文字多在暮夜不問早晚卽時行出至是余封起未卽施行明日榻前解救開陳再三上意終不解余乃曰浚所犯不過公罪上曰是何公罪誤國如此私罪有餘又奏曰前日趙令矜之言外頗傳播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行遣如此之重外間益疑矣上曰安有此理若宰相出入出於諸將卽唐末五代衰亂之風今幸未至於此余又曰

雖非諸將之言今謫浚如此亦足少快諸將之意上曰此不恤也余又曰向來浚母未出蜀時陛下特遣中使宣諭勿遣今乃使之爲萬里之別生死固未可知豈不傷陛下孝治之意上意少解乃曰與嶺外善地可也余曰湖南永州等處與嶺外何異但其名目不謂之過嶺也上曰可散官安置永州余又曰若令分司便是致仕上曰且更商量來日再將上余又畱身再三懇奏拜於榻前上曰浚平日兄事卿卿一旦去國浚所以擠陷卿者無所不至今浚得罪天下卿乃極力營救卿賢於浚

忠正德文集

卷八

古

遠矣然今日作壞得如此使朕亦難處置卿亦難做余曰此則天下共知雖爲國家無窮之患原其初不過措置失當而已偶因措置失當遂投嶺嶠之外臣恐後來者以浚爲戒不復以身任責矣上意乃解於是分司之議始定六月初九日降旨張浚責授左朝請郎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二十五日謝大禮加恩不奏事退答衢州諸書先是士大夫相知者責余作相踰月未見有所施設余答之云今日之事有如一至虛極弱久病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大耗自非緩緩溫養之必致顛覆

方此危迫之際唯有安靖不生事坐以鎮之若欲大作  
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非老拙所能且張德遠  
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不量力之過亦足爲戒矣一  
日上曰令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余  
曰淮西寂然無事不須勞攘但外間議論便爲朝廷棄  
卻淮西以兵家舉措言之一軍潰散卻補一軍分明是  
怕他卻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看彼如何未必敢動上  
以爲然是月董彛徽猷待制知嚴州先是彛任中書舍  
人余罷政之十餘日諫官陳公輔論二程之學恐惑亂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五

天下於是下詔曉諭董權禮侍錄黃下部吏欲鏤板董  
曰少俟他無所云也郎官黃次山白臺諫謂彛沮格詔  
令侍御史周秘彈之彛以殿撰出知衢州其後給事中  
胡世將舉次山自代朝廷遂進擬修注上曰非告訐董  
彛者邪此風不可長可與在外差遣當國意甚沮由是  
善類稍安次山遂除湖南提刑彛至是始除次對一日  
奏稟來春去畱之計請陛下更畱聖慮將來回蹕之後  
中外便謂朝廷無復恢復之意上曰張俊措置三年窮  
竭民力殫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卻許多事功



此等議論不足恤也余又曰昨日進呈劉麟以鄴瓊書送岳飛瓊書云昨在合淝已聞大齊政事修明奉法向公人民安業今既到此目自見之投身効命合得其所賊爲夸大之言不無緣飾然聞刑法極嚴整人亦畏憚官吏上下委無毫髮之擾上曰也是嗔他如此不得余乃曰陛下承二百年太平之後州縣翫習相師成風吏強官弱民無赴訴若非嚴加刑法無由整肅又念祖宗以來純以仁恕待天下所以享國長久欲絕復興雖朝廷法令時有更張至於祖宗仁恕之心則列聖相承未

忠正德文集

卷八

六

嘗少變此乃陛下之家法也必不肯如彼所爲加酷於天下爲今日計欲富國唯有屯田欲息民唯有擇郡守縣令衆多不能擇監司則力有所不能及唯守臣得人則民自受賜上深以爲然一日泛論時事因及國史上曰前日觀朱墨本內用朱勾去者也是太冗余奏曰朱勾者最係美事皆蔡卞輩不喜之語亦以其不學故不知去取耳且如吳奎傳載上神宗疏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陛下爲唐德宗猜忌之主卞等籤則云所引狂悖今刪去臣謂載之乃見神宗之聖蓋主聖然後臣

直也使唐魏徵王珪輩傳中不載當時獻替之言則後世亦安知太宗爲納諫之君上深以爲然余又進曰使一部盡作諛詞此豈美事古謂之不諱之朝者蓋屢聞直聲必甚盛故也帝王一代之典是非褒貶非子孫所敢爲者所以使後代人君常懷儆懼之心不敢爲非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姦人常以春秋爲魯諱者大惡諱小惡必謹而書之不隱也所載吳奎之疏皆讜言正論人所難堪者神宗能容之是乃盛德事謂之大惡可乎何諱之有上曰卿所論甚正非他人可及也余又進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七

曰臣去國半年餘今者再見清光竊觀聖意稍異於前日上曰不得不然尋常造膝之言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又同事者和之一詞朝夕浸淫罔覺也如程頤之學每貶斥之以爲不可用余曰秦檜莫爲陛下說些正論上曰並無一言自卿去國在廷之臣不減其舊者唯朱震一人而已余又曰臣觀爲此謀者不過持中論以眩惑聖聽以謂不可太分別當兼收並用庶幾得人之路廣大無遺臣竊以爲不然取人之路雖廣使君子小人並進亦何爲治與其多得小人不若

少得君子之爲愈也大抵持中論者便是沮遏善類之術分別善惡唯恐不嚴稍以寬容則乘間透漏落其姦計使君子不容措足矣君子之於小人常存恕心小人之於君子不少恕也自古及今君子常屏棄小人常得志以此故也上又以其爲然進呈高世則乞不收使元帥府結局轉兩官恩例得旨依奏執政奏曰莫卻別與些恩數否上曰只問他宣仁族屬比之諸后家所得恩數如何可取會也次日降指揮令吏部檢會宣仁后族屬未推恩數申上意以宣仁之族惟世則近族宣仁升遐

忠正德文集

卷八

六

時恩數甚薄其家並無作使相者欲以此寵世則是日余畱身奏曰世則恩數已降指揮令吏部檢會此乃他日題目庶使人曉然知其本末不駭聽聞然今年一年之間三除使相韋淵士儀錢忱也方今天下事殊未濟而戚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臣欲將世則除命少待來春上曰卿所慮極是非晚令世則辭去直待來夏未晚也二十九日進呈已余因奏曰臣比自外郡被召迫於威命不敢固辭然區區之誠已嘗縷縷陳奏今已冬深雖別無警報獨不知來歲動靜如何要自今日議

定去畱或可畱卽但當措置防守或以爲不可畱卽宜從今徐作動計亦恐一兩月閒別有不測驚擾庶免緩急倉卒之患上曰來春去畱未議但論來秋之計當如何余曰若車駕畱此則來秋防守猶如今日或茲暫回臨安卽俟有警進臨平江或復幸此亦可惟此兩途別無他說大計既定其他瑣細措置當欸曲商量進呈秦曰車駕稍移近裏似爲安穩須使淮上畧有措置及使諸將各思向前無退避之意則車駕庶幾少安余曰臣在平江府時每與張浚議此亦屢奏聞止令諸軍各分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九

一萬精兵控制淮上作一小堡爲堅守之計萬一敵至得則進攻否則退守或牽制或尾襲剗寨抄掠晝夜擾之而我之大軍悉屯江上彼雖甚銳安敢遽前此臣之鄙見也近自紹興蒙被收召再嘗以敷奏恐士大夫謂臣狃爲此說欲符合諸將之意不知陛下尚能記此否上曰卿固嘗言之奏章現在當付中書卿與執政一觀可也余又曰若陛下果欲暫回臨安卽復以建康爲行宮守臣兼畱守差內侍主管匙鑰畱親事官備灑掃百司官府並付畱司看管以備時巡一如兩都故事爲往

來之計若金人舉國內侵卽舉行甲寅年捍禦之策此  
又臣之鄙見也願更詢問叅政張守而下當各盡已見  
子細商量張曰不過如趙某所論無可疑者但願不輕  
動爾余進曰臣昨來所論正不欲輕動奏劄亦已具之  
矣臣初至此時人情極不安議論洶洶臣一切不願堅  
忍靜坐以待之今幸無事卻須議定來春大計也諸人  
各有進說正不敢專主不動之議余又進曰臣之所說  
自去歲迄今止是如此更無枝蔓亦無改易上曰朕固  
知之莫暫回爲便否願諸人曰卿等以爲何如議論定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三

否諸人曰如此甚便上曰其餘合措置事卿節次理會  
余曰今所先者諸軍營寨便令計置及於鎮江多備舟  
楫亦恐緩急放散百司要用也上曰此等事正宜辦也  
議既定余又曰來春之計既定止是防秋萬一有警報  
須是車駕前進一步庶幾鼓作將士萬一少退則崩解  
不復支持便以今日之退爲失策矣上曰自當如此上  
曰兩河故地朕豈敢爲意但使朕父子團集及得一朝  
陵寢朕之志願足矣某奏曰陛下如常存此念上天眷  
祐必有悔禍之意上曰朕之此念寢食不忘也某又曰

人君與臣庶不同苟一念志誠上天必須感格語及此  
聖懷感動惻然久之某與西樞亦不任悽感也

十一月初四日宣麻右相轉左光祿大夫以進書也進  
呈呂本中乞宮觀上曰本中詩極佳不減徐俯少時所  
作俯晚年學李白稍放肆矣胡紉報淮陽舟愈遠向上  
往徐州去光世使臣下書言合肥之役麟旣退走光世  
追之道遇伏兵發光世幾爲所得賴諸將力戰王德之  
弟某人者死之夜二鼓收兵光世負交椅者亦戰死傷  
折亦衆但未見其數右相奏光世得四百舟準備朝廷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三  
使用又奏須俟張浚軍回乃往鎮江措置某畱身奏曰  
數日來外間傳言日中有黑子司天臺曾奏否上曰有  
之前月二十九日見如一李子大兩頭尖今消欲盡矣  
其占陰干陽某奏曰臣徧閱諸家占書其說不一或云  
臣蔽君之明或云臣不掩君之惡令不見百姓惡君使  
有此變其餘占候不一俱非吉兆日者人君之象恐非  
尋常災變願陛下更加明察恐皆臣等之罪無惜黜責  
以答天戒上曰干卿何事某奏曰恐懼修省更乞陛下  
畱意 初五日進呈右相奏擬韓世忠與金帥并其屬

將書先是秦相奏言金屬將乃主帥之壻今聞統兵在山東宜作書與金屬將俾達於主帥責助賊豫爲背天逆理之事何以爲臣子之戒冀其休兵息民也上曰敵兵旣退何用此爲且畱俟浚歸議之某曰淮西旣定士氣方盛之時浚乃有息兵之意生民之幸也上曰如此則畱下劄子當批付浚施行也某奏曰昨日得浚書云建康府入納鹽鐵甚盛用兵之效不可不勉也上曰沿路旣安商賈放心來往某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旣可信自然悠久蓋自渡江後來鹽法歲變或至再變自

忠正德文集

卷八

三

紹興四年冬立爲對帶法明年秋加以出剩立爲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兼行二年不變入納甚勻比之常行亦自增羨 二十一日右相西樞見訪會食早晚余自淮西奏捷卽累求去右相旣歸日治行計初議正初曲赦廬壽光濠四州才冬節開假便作禮數後商量止俟十二月初一日以日期旣近俟頒赦已然後爲之亦是防秋結局也蓋十月初上旣見許故凡所入文字等悉已草下與金諷泚興致欲主相責胡趙竊歛皆天

十二月初一日日本畱身告出偶右相以密賜乞畱身謝

之余展作初二日是日畱身懇告求去上語雖未允意亦許矣下殿更不批旨歸私第食後入文字詔乃登舟少頃押入都堂治事復歸舟中來且再押同班及堂治事初三日也上曰朕於君臣之間無毫髮不足細察之卿與張浚終難同立朝也朕當全盡進退禮數煩卿一往紹興也某懇求宮觀上不允既退押到堂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不得般出 初四日同奏事畱身面投劄子乞出再押到堂復歸私第晚歸舟中 初五日宣押同奏事至漏舍再入文字以腳疾有妨拜跪遂免起居再忠正德文集 卷八 三

押到堂復歸舟中右相西樞見過 初六日降詔不允

初七日忌例不鎖 初八日鎖院 初九日降制朱

子發行詞是日宣麻 初十日受告闔門是晚批出趙

某令朝辭上殿并正謝 十一日正謝 十二日朝辭

上殿 某令朝辭上殿并正謝 十一日正謝 十二日朝辭

上殿 某令朝辭上殿并正謝 十一日正謝 十二日朝辭

上殿 某令朝辭上殿并正謝 十一日正謝 十二日朝辭

上殿 某令朝辭上殿并正謝 十一日正謝 十二日朝辭

賜進士出身四川北兵備道加三級前翰林院編修 臣吳傑恭刊



忠正德文集卷九

宋趙鼎撰

王倫等申稟將來到金國有問對事下項

一和議成若過有邀求合如何對  
一和議成若要歲幣須量力應副緣兵火以來諸州例皆殘破戶口耗減難比已前全盛時除歲幣外或有邀求應副不得過銀絹各二十五萬匹兩

一和議成許還地土却要逐州稅賦合如何對  
稅賦

忠正德文集

卷九

一

合隨地土若以地土見還却要稅賦與不得地土何異如前項歲幣則可稅賦則不可歲幣便是稅賦

一訪聞大河近年不行故道向著近南今若議和以河爲界却只以卽今新河道標立界至合如何商議  
大  
河須是舊來濁河應陝西京東路州軍皆是若以新河爲界全不濟事須是盡得劉豫地土  
一若到前路依例先來取國書合與不合發去  
先取

國書合依例先發副本

一若到軍前及金國詰問招納如何對  
招納事皆邊

將所爲朝廷已行戒約若和議已成自無此事

一如到梓宮前合服初喪服若金人不容合如何論對

請到梓宮前如金人不容服初喪服合隨宜服黑帶去

佩魚之類若入本界卽服初喪之服

一許和之後欲行封冊移損尊稱合如何對

已十二年已四次郊見上帝君臣上下名分已定更不

煩行此禮數切須拒之斷不可從也

一金人若問旣和之後必便移蹕還汴京合如何對

若盡得劉豫地土及宗族盡歸卽修奉陵寢開淘汴水

忠正德文集

卷九

二

俟漕運通行儲積足備及軍營百司修繕備辦方可移

蹕

一問因甚不差執政大臣來合如何對

爲和議未成未敢輒差執政若和議已成所差官自有故事

一將來到軍前堅請移蹕建康就便商議如何對

建康爲經殘破百色不便難以久駐兼與臨安相去不遠

商議事自不相妨人不容阻

一許迎請梓宮有合先奏稟事未委倫等合與不合先

歸迎請梓宮若見得的確先歸無害

一議和之際若遣使人議事合與不合同共前來若  
土地宗族悉如所請事意分明及所須度可應副或要  
再遣敵使卽與同來如和議未定事不分明卽不須敵  
使再來

一若許和議萬一却欲只以現今地土爲界或別要地  
土換易合如何對是若只以現今地土爲界或別要地  
土換易但云欲歸烹於朝使人不敢與決更不可將帶  
金使同來也

一所有本朝叛將舊在僞齊今來和議旣成乞於未交

忠正德文集

卷九

三

割前先與赦貸

和議旣成卽以前叛將自合赦貸

一敵情譎詐難保或有事于國體從權應答候回日抄  
錄呈納除十四項事外如到別有事于國體自合從  
權應答仍體度須是朝廷可從之事

辨誣筆錄

余叨塵踰分績効無聞固足以招致人言重干典憲而  
又學術迂僻與衆背馳其辯宣仁之冤誣正裕陵之配  
享無歉於心無負於社稷無愧於天地神明而兩家之  
黨布滿中外怨讎四起叢於一身矣銷骨鑠金何所不

至度其勢力將寘之必死則凡今日流離之極而尚延  
殘喘者皆君父委曲庇護之賜也有此僥倖尚復何言  
然前後論列踰數十章其間寧無傳播失實風聞文飾  
之誤是不得不辨其他細故無足深較謹擇其尤者作  
辯誣文錄

一 張邦昌僭竊于王時雍權京畿提刑有親奉玉音之  
語 辯曰靖康元年十二月末得省劄稱朝夕大金師  
退奉聖旨差府曹一員省郎一員抄劄遺下軍糧馬料  
次日工部侍郎司馬文季與余簡封題云提刑直閣繼  
忠正德文集 卷九 四

得開封通引官姓白人劄探除目帖子報開封士曹趙  
某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轉運副使其日余在同舍陳  
士曹閣子內與數同官會話今刑掾郭璋獨在可以爲  
證時十二月二十七入間也先是聞開正大金師退宰  
相何文縝廣坐中論師退後措置事首言京畿蹂踐酷  
毒須得人安集之且言祖宗時止有提點一員盡總諸  
司之事俟師退殞赦改正今且除提刑一員兼漕事當  
於士人中選通曉民事者坐客薦洛州通判趙子昉何  
日子昉固佳但資淺爾須於府漕省官中選之程伯玉

司馬文季等數人同聲曰若求於省府官無如開封士曹趙某者何曰得之矣屢有人薦使除職名卽呼中使具除目將上次日批旨正月初晝黃下吏部戶部侍郎邵澤民間之走見何相薦宮教耿洵填土曹之闕何曰已除趙子昉蓋初議畿憲不成復以此處之在外無日下供職指揮適當多事舍人行詞留滯未給告間車駕出郊其事遂已先被旨點檢出城骨肉置局延眞宮二月初天地大變六宮皇族相繼取詣軍前一日宋退翁胡明仲過延眞率余同見府尹時有金使二人來府中

催促應副退翁密謂余曰瑤華當祝尹深藏之以備垂簾待元帥之歸余曰何人可托須有力量可保者退翁曰戚里王某誥之子內侍則邵成章旣見尹適金使在坐不容交談退翁於掌上書瑤華二字凭尹書几展手示之尹曰何爲退翁曰藏之尹良久乃悟曰會得會得是日晚退翁作劄子詳言其事託余達之於尹瑤華舊在州北城破遷之延寧宮未幾延寧火尹議密歸之孟氏私第不欲在士庶之家也其後迎入禁中垂簾以待元帥之歸其謀實始於此逮邦昌入城士大夫亦以此

議誘之故邦昌敢任其責三月末間金人漸次引去一日舊同官呂言問見訪云朝廷議迎請元祐后歸禁中家兄令言問與孟氏議定兄舜徒也言問與孟氏親故舜徒委之言問後作垂簾記備見本末後數日余得行首司帖子請召議事至崇政殿門外閣子中見王時雍呂好問馮澥同坐時雍顧謂余曰煩公以畿內之事出除目一紙示余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權轉運副使余起立白時雍以私計不便不願就此時雍作色曰今日之事須大家擔負余曰府官冗賤何預國論時雍怒甚

官兵極多須廣作葺屋以待余曰府界無一人百姓使誰爲之又無一錢支用時雍方發言曰此等事自當應副公可條具申來余歸至晚得差權劉子猶豫未決適提刑屬官孟某來參

不記名

問知是后家因叩呂言問所

說孟曰此議已定某適離家時見街道司已在宅前治道恐亦非晚矣余旣得此說走見戶侍邵澤民問子細未及坐定澤民曰適自部中來朝廷要二十副珠子花環頭面裝裹內人就孟宅迎太后還內於諸人家抄割家資內尋覓竟不得足余曰定在何日澤民曰數日前

忠正德文集

卷九

七

馬仲時

謂殿院馬仲

已上書太宰相公請速出外第且乞遣

使迎元帥邦昌得書極惶恐便欲出居東府諸公謂敵

騎尚有在青城者恐別有變生少隱忍數日爲便今聞

後騎已過中牟邦昌豈敢一日留滯當亟請垂簾一如

初議也如遣使則已發數輩近又差謝任伯家克捧寶而

往余曰何寶澤民曰大宋受命之寶的當無如此者余

旣聞此始敢交職事畿憲公使造酒月給甚厚余只請

主曹之俸不受一錢供給今料錢厯可考也不數日大

母垂簾邦昌易服出外第垂簾之次日余到都堂白事

適見邦昌自崇政殿門出循廊而南朱衣前導堂吏隨之  
不知姓名 陞階稟邦昌欲差班直數人

導衛邦昌踊身頓足大叫曰公等如此不相卹余見邦昌於都堂閣子對坐茶湯是時別無執政前日暫權者皆已退歸舊班余出劄子再申明所權執事次日降太后聖旨差權余然後方敢舉職又乞支降錢帛前日王時雍所許者邦昌謂余曰要用余對以蓋造蓆屋以備元帥之歸邦昌取筆判依申支給前章謂余于王時雍求京畿提刑又謂余有親奉玉音之語則天地鬼神忠正德文集

卷九

八

實臨之

一權京畿提刑日糾集保甲以拒勤王之師辯曰丙午冬金人分兩路渡河直抵畿內西自洛陽東至南都南自潁昌北至大河皆爲金人占據京師在數千里重圍之中仰視但見青天白日而道路不通中外斷絕四方萬里之遠郡縣櫛比官吏享厚俸兵級坐食衣糧者不可以數計而優游自若無一人回首一顧者安得所謂勤王之師月餘城破敵分兵屯列城上下瞰城中百萬生靈猶机上之肉明年正二月間陝西大帥范致虛



遣兵萬人使辛企宗將之出嶠岷敵令西京所屯兵迎戰甫交鋒西兵敗走去京師猶在十程之外東南之兵聚之淮甸盤桓不進三月間二聖已出郊趙子崧總兵一項自陳蔡稍逼咸平界遠望敵騎數百奔潰不可止約自相蹂踐死者盈路遺棄金帛鉅萬不可數計敵騎厚載而歸此則勤王之兵也時余在開封供職不知京畿提刑者何人謂之保甲者安在也余得堂劄兼權憲漕時敵退城開已數日逮交職事敵騎已過鄭州二帝北遷渡河已久京師官吏悉趨元帥府所謂京師者數

忠正德文集

卷九

九

千里瓦礫場中歸然一空城而已何勤王之有況保甲一司自有武臣提刑專領余權攝時文臣見闕係武憲汪長源兼領余從長源交割得之畿縣諸公悉來相見不聞有保甲在京亦未嘗說及也隆祐垂簾之初劉光世一項自鄜延來太母遣武臣提刑汪長源戶部郎官李革出城迎待而光世由潁昌境上直趨濟州後數日李革見訪余始知光世之過也後章謂余權京畿提刑日糾集在京保甲以拒勤王之兵則天地鬼神實臨之余初被權攝指揮專爲措置東路奉迎元帥自權領

之後往來雍邱陳留水陸措置朝廷差中書舍人張  
激達明提舉迎奉一行事務余見達明議事以驛頓什

物全闕次日得省劄具數申戶部許於諸人家抄劄

什物內闕請後關到載往東界余至雍邱編排回中

路逢樞副李回少愚右丞馮澥長源同舟南下相見舟中

余謂公論京畿蹂踐既酷卽今猶有潰兵及饑民

嘯聚者時時出沒流民不得安業乞差兵彈壓等事

二公深然之余遂率京畿父老上表勸進五月初上

卽阼又率京畿父老上表請車駕還闕至六月初余

忠正德文集

卷九

十

申都省以京畿措置就緒遠邇寧靜勞來安集恐非

時暫兼權者能辦乞早差正官前來交割凡累申不

報方朝廷節次行遣圍城諸人議論汹汹之時余敢

露章求罷而朝廷不聽其去自以權攝始末可考朝

廷亦知之而不以爲事也兼權之人凡有數等除別

以罪斥外應權執政官有自落職宮觀而復舊物者

皆責散置李回范宗尹之流是也有自樞副陞右丞

者馮澥是也有自侍郎權尚書者謝克家邵溥是也

止於落職而已有自從官權執政者呂好問是也事

體爲最重洎上卽位正除執政進退恩禮未嘗少貶  
以其權執政日於圍城中募人間道詣元帥府密陳  
城中歎師事狀之功也其後宰相議圍城之罪悉欲  
殺之上終薄其罰者以預知城中始謀權立之詳也  
其自開封少尹權都司者葉份之徒是也自監丞權  
少監者李佩之徒是也自郎官權卿少自館職權郎  
官不能盡記皆置而不問也洎車駕渡江之後洞照  
本末當時權攝之人悉皆召用李回復入樞府謝克  
家再爲尚書相繼入參大政范宗尹召爲中丞未踰

年拜相此皆權局中情重而責降散置者葉份元不  
離行在至八座而去余以開封右判官權京畿監司  
是爲外補未嘗超躡比之諸人不猶愈乎邦昌之入  
城也留守率百官用郊迎宰相禮見之於南薰門下  
邦昌下馬相揖入幕次請從官就坐邦昌厲聲曰誰  
爲此謀公等各爲妻子計乃欲寘邦昌赤族之地耶  
諸人惶恐無對乃請邦昌居尚書省留守司差從官  
十員相伴遊說邦昌拒之甚堅余亦竊聞一二諸人  
初謂邦昌曰今日國祚不絕如線太宰受國厚恩正

是論報之日謂宜勉徇軍前之意款退敵師即日遣  
官奉迎元帥一面邀請元祐后垂簾然後退就舊班  
且速議勸進既建大號未必不以爲功也邦昌曰諸  
公誤矣元帥府將相已備他日聞二帝北遷未必不  
便正位號唐明皇在蜀肅宗卽位靈武投機之會不  
可失也諸人曰才聞師退急遣使勸進此亦一機會  
也且本謀專爲社稷計他時誰不相諒邦昌曰此事  
安可戶曉諸公不念邦昌有老母乎諸人又曰今京  
畿百萬生靈性命所係太宰設心如此天地神明亦  
必知之邦昌初慮師退之後別生他變旣聞垂簾之  
議始有回意後兩日御史臺告報百官并寄居待次  
官及京城父老諸軍將校並赴尚書省官員立廳上  
父老將校立庭中少頃堂吏引邦昌出閤子立柱廊  
上士大夫建議紛紛邦昌拒之辭亦甚敏辯其中一  
人謂衆曰不須如此便可山呼邦昌倉皇走避百官  
未退余與府僚先歸臺吏遮攔且曰一城百萬生靈  
性命決於今日官員門且更告他太宰衆謂之曰府  
中應副事冗自來集議等事才到便退未嘗干與乃

使之去出省門逢王伯時立小立語及邦昌堅拒之

說伯時曰須教他做且是易制他時足以觀刀若使蔡京爲之必別有措置反爲大患觀刀謂斬也戶曹李沈曰少卿且低聲此語傳播愈更艱難矣初大變之後敵移檄城中議所立者云選世有名德之人諸公議曰衆所共知者惟呂舜徒司馬文季又惜其忠賢之裔萬一爲敵所污又見元祐之家一事當求一易制而不爲人所顧惜者如邦昌之流可也邦昌久在軍中與敵相熟敵人之意亦在於此卽遣翰林學

忠正德文集

卷九

三

士吳正仲入城取指名狀城上四圍兵合張其勢以逼之日晚議未定將欲變生宋齊愈預闢初議者遂書邦昌姓名以授之軍中諭以此命邦昌辭之甚哀切以至號慟絕仆地扶歸帳中不復食敵遣甲士百餘人露刃相向且斡開口灌以粥飲而邦昌終不從敵之謀臣曰莫若送之城外使自爲計立一日限事若不成縱兵齊入不使一人得脫故邦昌之入在城外敵使五人自南薰門入甲騎數千衛之捧冊

文前行閣門等盡用敵人邦昌乘馬出尚書省後門  
大號於馬上至御廊幕次易服東望再拜是時甲兵  
如雪環列城上鼓聲不絕天日昏暗風沙慘然士太  
夫相顧面無人色邦昌亦揮淚不已步自宣德西門  
入敵使隨之至殿門五使先退恐廷中禮數有所未  
盡不欲見之相回避也邦昌陞殿倚西壁立百官隨  
入錯雜紛亂無復行列邦昌遣閣門一人下殿論廷  
中曰實爲生靈本非僭竊官員將校等並不得拜百  
官旣拜或起或伏仰視邦昌倚壁鞠躬側首北向殿

忠正德文集

卷九

四

中但設空御坐而已先是被圍之初有旨權罷國忌  
行香邦昌禮數甫畢次日告報依舊制行香但無奉  
慰之禮以此示都人以見意也後不復登殿止坐升  
陽門百官稟事長揖階下從官登門卽坐但以宰相  
呼一如執政見士大夫之禮事定敵議退師欲留兵  
三萬爲衛邦昌懇辭之又欲留兵一萬屯河南武陽  
界恐緩急京城要用邦昌又辭之旣不敢留兵所以  
急於迎奉隆祐還宮敵退未旬日太后垂簾卽召召  
元帥勸進權中書舍人汪藻行辭有云晉獻之子九

人獨文公之在外漢家之業十世至光武以中興引  
證最爲切當又旬餘邦昌趨南都上踐阼封邦昌郡  
王謝表云姬旦攝成王之位意在存周紀信乘漢祖  
之車本期誑楚此其本意也然其間舉措不爲無失  
如迎隆祐稱宋太后之類敵騎尚未盡渡河聞之恐  
有回戈之患後來誰肯委曲見察賴聖君在上憐其  
本心故止及其身而置其家不問親族之家亦不絕  
其祿任可謂忠厚之風盛德之事也况如余輩庶官  
時暫兼權未嘗超陞未嘗增俸么麼不足比數宜其  
忠正德文集 卷九 五  
弗以爲罪奈何怨家仇人以此藉口得肆其毒增加  
緣飾以無爲有如親奉玉音集保甲以拒王師之類  
必欲寘之死地而卒蒙矜貸獲保餘生皆君父之賜  
也

一某謫潮陽岳飛自岳鄂以金五萬貫贖行某受之不  
辭交結叛將識者爲之寒心 辯曰自渡江諸大將與  
廟堂諸公並相往還禮數惟遇生日以功德疏星香爲  
壽而已岳飛後進并生日禮數亦復不講某謫潮陽庚  
申七月初一日指揮也初六日得明州公文繳到刑部

牒卽日上道時岳飛在鄂州相去二千餘里何由通問  
至當年十二月間得飛一書謝轉官而已來人云因過  
福州張丞相處下書蓋自福州至潮由循海入江西乃  
其歸路某以通封公狀謝之未嘗答一字次年正月末  
間又得一書亦自福州經過賀年節書也某以謂旣不  
答書不必開看亦以通封公狀謝之并來書復付來人  
齋去不曾開折也書且不留何由有金五萬貫以五萬  
貫之金須用兩人擎擔必不輕付須有管押之人今岳  
飛旣死無由考證然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又邸報坐到

忠正德文集

卷九

六

岳飛案歛在酉年春末罷兵柄入樞府之後飛發書來  
潮陽在申年冬末時猶總兵鎮上流也謂之交結叛將  
可乎况來書未嘗啟封復還之邪且諸將總兵在外每  
因職事咨稟廟堂諸公必有書答之飛最遠書辭最勤  
已前有書往還者皆謂之交結叛將可乎此不待辯而  
可明者以事體頗重不得不一言也  
一士儻幸永宗赴闕各有賄遺請求 辯曰某戊午十  
月末罷政知紹興府冬至節士儻以宗司瑞露酒十壺  
見餉十二月得請奉祠寓居能仁寺過歲某始生之日



僂又以十壺見贈適淮上諸將送糟白魚數頭兔犯十餘隻鶴犯十數對遂以白魚二頭作一合兔犯二隻鶴犯十隻作一合復贈士僂蓋所以爲答也某是時杜門謝客至正月末間士僂遣其子不議來訪某嘗差不議權浙東屬官故祔衣直入書院見余云大人被差朝陵近催促甚急緣腹疾未能起發而舉市無附子令稟覆如宅庫有附子覓數枚某尋以附子十枚送之此所謂賄遺也二月初士僂來相別坐未定謂余曰昨日得臨安相知書云相公差知臨安且晚命下某聞之駭然謂忠正德文集

卷九

七

僂曰渴疾如此公所親見如何遠適公到闕便當奏事上不問則已萬一問及切告公以某所苦未愈奏之庶幾可免此外別無一語是晚僂有簡借坐船至蕭山某回簡謝之因言適所奉懇舉家休戚所係幸公留念蓋欲以疾苦奏知此所謂請求也又數日幸永宗相訪云被差京畿提刑且晚前去且言相公必有重擔子與他擔負聞已有消息矣其言與士僂相符聞之憂甚亦謂永宗曰公過闕必對上不問卽已萬一問及幸公以某疾苦未愈奏之永宗曰會得會得至如賄遺之物雖滴

水無之某平生立朝行己自有本末何至與此輩相往還永宗挾舊怨且以某在紹興府待之不以禮故撰造此說以相擠陷爾如某以渴疾自引至於再三方蒙矜允恩意深厚禮數優渥君臣之間初無閒隙至奉祠養疾尤荷眷顧之恩是時亦未有論擊者不知所犯何罪未委何爲請求此不必質於天地神明士大夫所共知不待辯而明者以其事近卑猥故復言之

一盜用都督府錢十七萬貫 辯曰某以甲寅八月初

除知樞密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旣正謝奏乞先降錢一

忠正德文集

卷九

六

萬貫充激賞次日朱丞相勝非將上進呈曰旣開府便要錢用尋降錢一萬貫付庫收椿差使臣二人專監屬官兩員提舉凡一行公用什物之類及使人出入間探之費皆出此錢收支請領各有所司畫一中乞入蜀犒軍蒙支錢五十萬貫令在庫藏變易金銀寄椿俟臨行交割此物元不曾出庫至九月末留拜右相洎扈從親征回遂以左藏庫寄椿錢五十萬支付韓世忠貼充大禮賞給旣兼諸路都督軍馬府庫官屬不改逐月請雜支用及食錢之類節次下左藏庫闕請二年之間不過

三二萬貫而已自有提舉及監官主管收支文歷可考也初以二相兼督府一在內一時出視師謂之行府右相專在外凡朝廷應副督府錢物盡歸行府無慮千萬而在內督府所總止於前數既無所管之錢不知從何盜用洎某在相督府已罷舊監庫使臣者猶在密院偶因事斥去作處州兵鈐後見言章有十七萬之說郡中廣坐憤然厲聲謂守倅等曰自初建督府以至減罷首尾監庫唯某一人若謂趙相私用庫錢一十七文亦無之某又不是趙相處得意之人將某趕出來事有不平

忠正德文集

卷九

九

難爲認受人雖不知某便不知天地神明亦須知之此語頗流傳也此事初出於呂祉祉得於一要人達之言者前來章中已有此事要人之意欲重人之罪恐其復來爾如親奉玉音之語及資善堂汲引親黨之謗皆出於此使某十年遷謫百口流落率由是也某嘗謂怨嫌之禍小忌嫉之禍深自古皆然怨嫌之禍旣釋卽已忌嫉之禍無有已時此其可畏也

一資善堂汲引親黨 乙卯春資善堂旣建同列留身奏事退謂某曰適得旨傳令相公擇資善堂官一員言

才出口某曰今士人中學識淵源人物蘊藉可以爲師  
範無如范冲者此言應口卽答未嘗出於思慮當時止  
爲得旨擇人若謂有他意則皇天后土實鑒臨之退亦  
思之恐涉嫌謗又念古人內舉不避親之義於是言於  
上自信弗疑不慮後患此則某之罪也命下范冲力辭  
且言獨員終日在內恐涉嫌謗遂又進擬朱震二人更  
直舉朝內外皆以爲得人後以臺諫諸人奏事上盛談  
二人之賢諸人奏曰天生資善官二人無與比者翌日  
上以臺諫之言語執政顧某喜動天顏某亦以此自喜  
忠正德文集

卷九

三

不知爲今日之患也然又有一事最爲切害跡狀曖昧  
無以自明此所以摧心飲血負屈銜冤抱恨無窮死且  
不忘也某丁巳秋再相適岳飛入朝奏事翌日上曰飛  
昨日奏乞立皇子此事非飛所宜與某奏曰飛不循分  
守乃至於此退召飛隨軍運使薛弼諭之曰大將總兵  
在外豈可干與朝廷大事寧不避嫌飛武人不知爲此  
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歸語幕中母令作此態非保全  
功名終始之理弼深以爲然曰當子細諭飛且語幕中  
諸人也若謂某結飛使之爲此寧肯使人諭止之前譖

者謂某汲引親黨僥倖他日後譖者謂某結飛欲以兵  
脅朝廷嗚呼讒人之言一何酷邪此自古人君惡聞之  
者殺身滅族之禍也尚賴君父慈憐得保首領非其幸  
歟萬一再見天日當瀝膽披肝一訴始末然後退就鼎  
鑊無憾矣嗚呼皇天后土實臨鑒之

忠正德文集

卷九

三

賜進士出身四川北兵備道加三級前翰林院編修

臣吳傑恭刊

忠正德文集卷十

家訓筆錄

吾歷觀京洛士大夫之家聚族既衆必立規式以爲私門久遠之法今參取諸家簡而可行者付之汝曹世世守之敢有違者非吾之後也紹興甲子歲四月十五日得全居士親書

第一項 閨門之內以孝友爲先吾平日教子孫讀書爲學正爲此事前人遺訓子孫自有一書并司馬溫公

忠正德文集

卷十

一

家範可各錄一本時時一覽足以爲法不待吾言

第二項 凡在仕宦以廉勤爲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長

固難勉強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所以處己和順所以接物與人和則可以安身可以遠害矣

第三項 諸位中以最長一人主管家事及收支租課等事務願令以次人主管者聽須衆議所同乃可

第四項 子孫所爲不肖敗壞家風仰主家者集諸位子弟堂前訓飭俾其改過甚者影堂前庭訓再犯再庭

訓

第五項 歲時亭祀主家者率諸位子弟協力排辦務要如禮以其亭祀酒食合族破盤

第六項 且望酌酒獻食如平日長幼畢集不得懈慢

第七項 遠忌供養飭僧道薦如平日合族食素

第八項 應本家田產等子子孫孫並不許分割自有

正條可以檢照遵守

第九項 歲收租課諸位計口分給不論長幼俱爲一

等五歲以上給三之一十歲以上給半十五歲以上全

忠正德文集 卷十

二

給止給骨肉女雖嫁未離家并婿甥並同其妳婢奴僕並不理口數不在分給之限

第十項 宅庫租課收支等應具文歷並收支單狀主

家者與諸位最長子弟一人通行簽押其餘非泛增損

事務亦須商議

第十一項 甲年所收租課乙年出糶收索至丙年正

月初據所收之數十分內椿畱一分 約度有餘 卽量增 以備門

戶緩急內有官人到官支住罷官到家仍舊支給

第十二項 椿畱錢歲終有餘卽撥入租課歷正月初混

同計數分給椿畝  
第十三項 田產既不許分割卽世世爲一戶同處居住所貴不遠墳壠  
第十四項 同仕宦稍達俸入優厚自置田產養贍有餘卽以分給者均濟諸位之用度不足或無餘者然不欲立爲定式此在人義風何如耳能體吾均愛子孫之心強行之則吾爲有後矣

第十五項 他日無使臣使喚卽於宣借內擇一二人

善幹事能書算者令主管宅庫租課等事稍優其月給

忠正德文集

卷十

三

庶或盡心所給錢米正初分給時撥出或季給或月給  
第十六項 主管宅庫人專管宅庫應干事務諸位不得私役及非理凌虐

第十七項 罷官於他處寄居者更不分給租課

第十八項 每歲收索租課預告報管田人候見本宅諸位子孫同簽頭引及主管宅庫人親身到彼方得交付如諸位子弟懷私取索卽不得應副如輒支借將來計算本宅並不認數

第十九項 諸位子弟不得於管田人處私取租課如



敢違者重行戒約及時私取錢物於分給數內尅除外更令倍罰謂如私取十貫已尅除十貫更尅除十貫之類

第二十項 每正初契勘當年內如有合赴官者據闕期遠近展一季分給如代者補填俟接人到據所展月日於椿畱貼支契勘當年有任滿者卽約度計口存畱在官者先以書報候到家日依舊分給所畱不足卽於椿畱內貼支有餘撥入椿畱歷

第二十一項 每正初合分給時卽契勘當年內諸位

忠正德文集 卷十

四

如有婚嫁每分各給五百貫足男女同

第二十二項 增添人口展修房屋等應有所費並於椿畱內支破其餘些小修造諸位自辦

第二十三項 應婚嫁主家者主之有故以次人主之除資送禮物等已給錢諸位自行措置外其筵會及應于費用並於椿畱內支破主家者與本位子孫協力排辦務要如禮

第二十四項 非泛支用除婚嫁資送等已有定數外如祭祀忌日且望等名色不一難爲預定仰主家者公

共商量隨時裁處務要適中兩無妨闕

第二十五項 應祭祀忌日且望供養之物及禮數等  
吾家自祖父以來相傳皆有則例人人能記不必具載  
亦不必增損

第二十六項 他日吾百年之後除田產房廊不許分  
割外應吾所有資財依諸子法分給

諸子分自  
有正條

第二十七項 三十六娘吾所鍾愛他日吾百年之後  
於紹興府租課內撥米二百石充嫁資仍經縣投狀改  
立戶名

忠正德文集

卷十

五

第二十八項 同族義居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無一  
毫欺隱乃可率下亦可以久遠不至敗壞家法

第二十九項 古今遺訓子弟固有成書其詳不可概  
舉唯節儉一事最爲美行司馬文公訓儉文人寫一本  
以爲永遠之法

第三十項 應該載不盡事件並仰主家者公共相度  
從長措置行之

右三十項恐太繁更在臨時擇而行之大意止是應  
田產不許分割每歲計口分給約束應本家所有田

產並不許分割每歲據所入計口分給其詳在私門  
規式冊中可以檢照遵守子孫世守之不得有違紹  
宋興十四年九月初七日趙氏得姓於趙城始封之地晉趙成季其後也余家出  
趙氏得姓於趙城始封之地晉趙成季其後也余家出  
成季之裔世居汾晉歷古仕宦不絕藝祖初征河東舉  
族內徙居解州聞喜縣今爲聞喜縣人曾祖累贈太師  
曾祖母李氏累贈秦國夫人祖累贈太師追封申國公  
祖母牛氏累贈秦國夫人父累贈太師追封秦國公母  
忠正德文集 卷十 六  
李氏累贈秦國夫人母樊氏累贈秦國夫人余四歲而  
孤太夫人樊氏躬自訓導二十一歲鄉里首薦明年登  
進士第崇寧五年也初調鳳州兩當尉次任岷州長道  
尉以勞改京秩調同州戶曹次任河中府河東縣丞丁  
秦國太夫人樊氏憂服闋調河南府洛陽縣靖康元年  
除開封府士曹尋改右判官累遷朝請郎賜緋魚袋丁  
未秋沿檄南渡寓居杭州遷朝奉大夫祠差主管洞霄  
宮已酉春遷居衢州二月車駕渡江駐蹕錢塘是月被  
召四月至行在除司勳員外郎五月從駕還建康對於

普寧寺行宮六月除左司諫七月改殿中侍御史八月  
從駕平江九月除侍御史從駕越州十二月至明州除  
御史中丞明年庚戌三月復還紹興五月除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十月引疾奉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寓居衢州常山縣黃岡山永平寺壬子十月除知平江  
府道改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節制廬壽軍馬癸丑  
三月移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節制蘄黃軍馬兼制置  
大使甲寅二月召赴闕奏事三月除太中大夫參知政  
事八月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使尋改都督川陝  
忠正德文集

卷十

七

荆襄軍馬九月充明堂大禮使是月末除尚書右僕射  
兼樞密使十月扈從親征駐平江乙卯正月扈從還臨  
安二月遷左僕射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  
丙辰九月扈從駐平江十二月引疾除觀文殿大學士  
充浙東安撫制置大使知紹興府丁巳八月除萬壽觀  
使兼侍讀九月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樞密  
使監修國史戊午九月哲宗實錄書成授特進十月引  
疾除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浙東安撫大使知紹  
興府十二月請祠除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己未二月除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兩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

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畱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瓊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黃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忠正德文集

附錄

二

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挾沮言官之威堅臥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知

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後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畱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能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卽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

忠正德文集

附錄

三

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爲然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僞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



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畱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

忠正德文集

附錄

四

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土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

謂人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閒言  
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  
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  
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  
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  
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  
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  
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  
淮南知南兵有備漸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  
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  
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  
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恟  
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  
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  
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  
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  
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  
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修未及行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修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修二

忠正德文集

附錄

六

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畱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

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畱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鼎折彥質請回驛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

忠正德文集

附錄

七

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僞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

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  
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  
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  
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  
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畱不下詰且約同列揀  
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  
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  
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  
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  
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  
元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開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  
閒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  
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  
上喜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  
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  
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  
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  
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

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羣議遂息潘良貴以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爲之辨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畱身奏事旣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

忠正德文集

附錄

九

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畱身不知所云鼎嘗闕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閒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畱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

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  
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旣去王庶入  
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  
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  
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  
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  
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  
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  
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  
忠正德文集

附錄

十

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  
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  
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  
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  
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  
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  
之乎妒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  
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  
人付朝堂升擢鼎奏疎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

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其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

忠正德文集

附錄

十一

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又移吉陽軍鼎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自歸葬孝宗



卽位諡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爲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爲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忠正德文集

附錄

七

哉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閒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基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爲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爲國專以固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簣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

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  
是而高宗惑於檢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  
用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  
以哉

忠正德文集

附錄

三



以節  
凡千誠而不忍用美士爲爲之辭卷誠則國之不競有  
是而高宗惑於檢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  
用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  
以哉

宋室再造英傑蔚起或謀謨廟堂或折衝疆場具將相之畧者不可殫數然志趣不同醇疵互見有若張忠獻力殄苗劉復安帝業而富平淮西符離三役喪師鉅萬是志雖大而功不集也呂忠穆畧兼文武料敵如神而爲相時顯權自恣排斥舊臣是才有餘而德不足也求其忘身靖國而進退之際係社稷之安危者建炎紹興之時三人而已曰宗忠簡公澤李忠定公綱趙忠簡公鼎其立德立功皆無媿於古大臣而指陳時政發爲文章能使後之讀者想見其正色立朝之槩此所以歷年

忠正德文集

跋

一

七百而名愈光也三人皆有文集行世今宗忠簡集已槩梁谿集雖未槩而藏書家多有之惟趙忠簡忠正德文集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由元迄明書已散佚公國朝右文稽古數敗之類猶存其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爰命詞臣於永樂大典中搜輯忠簡遺文重爲編次而十卷之書頓還舊觀所以表章廢墜者誠超越前古矣其書珍貯閣中余恐遠方學者未能盡覩因爲付梓以廣其傳嗚呼如公之豐功盛德固不必以文章見也而高山仰止之思曠世相感之意有發於

中懷而不能自己者爰書數語於後以誌嚮往云道光  
十一年二月既望會稽吳傑謹跋

忠正德文集

跋



一一

